

宗教的起源

沙利·安什林 著

楊 永、丁璇貞、宋家興、霍仲琚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宗教的起源

沙利·安什林 著

楊 永、丁璇貞、宋家興、霍仲堦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Charles Hainchelin
LES ORIGINES DE LA RELIGION
Paris, 1950

根据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4年俄文版
Пронхождение религии 转译

宗教的起源

〔法〕沙利·安什林著

楊永、丁璇貞、宋家兴、霍仲琚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1 · 插页 2 · 字数 242,000

1964年1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77 定价(六) 0.95元

印数 0,001—3,450

出版者說明

本书作者沙利·安什林(1901—1944年)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自幼爱好历史科学。希特勒匪徒侵入法国后,他积极参加了反抗占领者的斗争,但仍不忘科学写作工作。1944年他领导了一个游击分队。当希特勒分子挂起白旗的时候,他正准备作为代表与敌人进行谈判,竟遭当时法国统治当局的叛变性杀害。

他的这本关于宗教史的著作,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的较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是在1935年以留谢那·安利的笔名发表的。这本书出版以来,很受宗教史研究者的重视,曾被译成好几种文字。

作者写这本书时给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是,说明各种宗教信仰都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他根据具体的实际材料,论证了从整个古代世界史以来,宗教所起的麻醉人民意识的反动作用。他无情地批判了各式各样的宗教保卫者,并揭露了修正主义者对基督教的美化。作者在关于原始宗教的一章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宗教起源理论,也作了较为深刻的批判。

本书对基督教的經濟根源和历史根源的相互作用,作了系统的研究。作者根据恩格斯的论断,认为基督教的起源和发展,必须由那个使其产生和使其居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他正确地阐明了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条件:“基督之所以获得胜利,

是因为斯巴达克遭到了失败。”不过作者对原始基督教的社会根源似乎还注意得不够。应该知道，原始基督教的特点，主要是由奴隶和贫民所组织的原始基督教公社的阶级成分所决定的。

但是作者却正确地揭露了原始基督教的另一个方面。如果说原始基督教在主观上有“民主革命的精神”，因为原始基督教公社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成的，那末，在客观上它从一开始就诱使劳动群众脱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人世的实际斗争。作者揭穿了考茨基对原始基督教所抱的反动的幻想，驳斥了把原始基督教公社的平均主义倾向变成某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的企图，而对“原始基督教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揭露了基督的荒诞无稽，他大量引用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资料，并作了详细的批判。他问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被当做了历史人物呢？”他根据对原始基督教著作的深刻分析，研究了耶稣形象被“历史化”（即被当作历史上人物）以后的各个阶段，并揭露了使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真实历史原因。

作者的这本书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个别地方当然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整个说来不失为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书。这个译本是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俄文本转译的，俄文本对原书作了一些删节。

目 次

第一章 什么是宗教？	1
宗教是一种意識形态	1
社会民主党理論家的錯誤	9
宗教的社会根源	14
宗教的認識論根源	20
第二章 原始的宗教	26
原始社会	30
各种关于宗教起源的理論	34
原始一神說。一般的前万物有灵論,特别是杜克赫姆的	
前万物有灵論	40
自然崇拜理論(麦克斯·繆勒)	54
生物学理論(弗洛伊德)	56
原始时代的宗教形式	63
原始时代的巫术	66
劳动的分工和禁忌	73
图腾崇拜	76
原始公社的瓦解	91
农业崇拜的进化	102
原始的宗教和世界性的宗教	114

第三章 多神教和一神教	118
第四章 基督教的产生	129
古代世界的衰落	129
考茨基的理論	130
奴隶制	134
古代世界的农民、手工业者、军队和无产阶级	139
新的阶级关系	144
宗教信仰的发展	149
上层社会	154
下层社会	159
早期基督教	164
期待救世主之再临	164
混合主义	172
异教的神秘祭和基督教的圣礼	176
诺斯替教	184
基督救世主的各种面貌	190
最初的宗教社团	195
僧侣(僧侣阶级)	203
基督教的胜利	210
基督教和太阳神教	224
原始基督教是不是革命的?	229
原始基督教的反动性质	234
基督教的财产平均主义	243
第五章 是否有过耶稣?(关于耶稣的神话)	251
神话派和“历史派”	251

文献中的耶穌	269
以色列文献	269
世俗文献	273
基督教文献	278
預言的証据	290
混合主义	299
耶穌是一个历史人物嗎?	310
注释	318

第一章 什么是宗教？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扬弃，就是人民真实幸福的要求之提出。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它在原始社会中是怎样产生的？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里是怎样发展的？

这些互相密切关联的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問題，只有馬克思主义能够正确地作出回答，因为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存在和意識的关系的問題的，不是以事实迁就教条，而是相反地由于社会实践在一切生活領域內的成就而不断丰富起来。反之，資產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論却故意极力掩盖和蒙蔽现代宗教的主要特点，使人不能清楚地認識，他們对原始宗教及其起源作出了荒謬的解释。

普通給宗教下定义时，往往限于把宗教当作艺术和哲学一

样，归属于由制約着它的經濟基础产生的意識形态上层建筑。

这样的定义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极其一般。

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态——也就是在階級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否认其本身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这种意識形态对自己的形成条件緘口不談，或者甚至有意識的置之不理，并把自己描繪成一个独立的領域，一个支配着人間王国，并把自己的影子投在人間王国之上的某种思想上的王国。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和一切宗教都致力于巩固这种錯觉，这种錯觉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它为了歪曲历史实际，而努力保持这种錯觉。

* * *

不同于其他意識形态領域的宗教，其特有的特征究竟是怎样的呢？

宗教——是人們相互間的关系及人們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意識中的一种特殊的、荒誕的、不真实的反映，这种反映的产生，是因为人們——不論是原始社会的人还是階級对抗社会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資本主义社会的）人——受着与他們相对立的外界力量的支配，他們不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力量，不能控制和使之服从自己的支配，因此，他們在这种力量面前便感到一种困惑的恐惧——詩人說，正是这种恐惧产生了神。〔1〕

只用大致磨过的石头和木棒武装起来的野蛮人，依靠漁猎和采集果品为生，他們对自然界有很大的依賴性。农夫，尤其是最初的农夫认为他的劳动成果决定于雨量或干旱，冷或热等等气候因素。資本家即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他自己的企业，但也不能控制市场。工人为危机所苦，如果工人不提高階級

觉悟，就不了解危机的原因。在这些人看来，战争也像水灾和瘟疫一样是自发性的。这样一来，世界分成了两部分，出现了神秘的、臆想有着妖魔鬼怪现象的宗教世界，即力图控制现实世界的、超自然的、非理性的世界。

人类的智慧所创造的这个宗教世界，——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歪曲现实的理论^①，——好像有其独特的生命，居住着独立的生物，它们在人们不能到达的领域中行动，而这不过是一种虚幻想像：就连不真实的观念，甚至幻想都有其现实世界的根源；宗教之所以没有独立的内容，是因为它只是人世的产物，而绝非天上的产物。

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宗教和掩盖社会生活全部进程的神秘的、暧昧的幕布，只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日常实际生活都受他们所不了解的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支配才存在的^②。

马克思还在年青的时代就写道：“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528页。

② 区别宗教和其他许多意识形态（它们比较接近实际生活，所以包含着更多的现实因素）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让我们来想一想宗教艺术、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以及负有维护和传播信仰主义使命的各种“科学”学说。个别的意识形态只具有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宗教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因为，就连它所依赖的实践都不是真实的。例如，所谓“宗教经验”，它同科学经验、艺术经验就毫不相同；那么在以类似须摩吠陀〔2〕或哈奥瑞的阿吠陀〔3〕或令人丧失知觉的期诵祈祷文这样的烈性毒酒的手段引起的兴奋情绪与真正影响周围现实界的人类的奋励精神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产生一定客观结果的科学家的经验，在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中，加强了人类的力量；反之，“神秘的经验”、纯粹主观的、有时甚至诉之于最低等的“动物的”本能的经验，却使人们的意志软弱无力，而它对于这一点是极力加以掩饰的。由此可见，客观实践乃是决定性的标准。

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觉”^①。

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又写道：

“……一切宗教，不是別的，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間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国人民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可是很快的在自然的力量之外，出现了社会的力量，——与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人看来，也和自然力量一样是异己的，并且最初也是同样的无从索解，它也像自然的力量一样，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于人之上。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幻像，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而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②。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这篇文章中以下面的几句话发展了同样的思想：

“被剝削阶级由于沒有力量跟剝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沒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③。

这些經典性的原理使我們能够辨别宗教的另外一个特有因素——万物有灵論。万物有灵論这个术语，一般地說来是意味着“对于灵魂的信仰”，但是，对于灵魂的信仰是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經濟形态的，这个术语包括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变化着的内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頁。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2頁。

宗教如果沒有万物有灵論，那就不会存在：“要是宗教可能不要有神，那末炼金术就可能不要有‘哲人之石’了”^①。

万物有灵論信仰精灵世界，这鮮明地表现在现代的一些宗教上，如信仰雅赫威、信仰基督上帝、信仰安拉。但是，現在應該談一談一个錯誤，这个錯誤已成为“典型的”了。布尔諾夫(Burnouf)、錢特培·德·拉·薩賽依(Chantepie de la Saussaye)、奥尔丁貝尔格(Oldenberg)、奥尔特拉馬(Oltramare)及其他許多作者断言，似乎佛教^[4]是沒有神的宗教的一个例証，也就是无神論的和被剝夺了万物有灵論內容的宗教。的确，依照这个宗教的教义，人和神之間的相互关系，和其他宗教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像杜克赫姆那样认为佛陀不影响人間事件的进程，所以不是神，那是完全沒有根据。对于这种观点，可以简单地回答如下：关于佛陀的神話本身、全部奇迹，就名符其实地构成万物有灵論的重要因素，而上面提到的学者們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还应该指出的是，他們忘記了最高神的佛教天国、自治領和极乐世界；他們忘記了，照佛教徒們的观念來說，我們“下”界是灵魂轉世的地方，是凶煞、鄙卑愿望和死亡的神統治着的地方；奥尔丁貝尔格自己承认，在佛教中，恶(papman)有时是作为抽象的主宰而出现，有时是作为阴险奸詐的实体而出现。另一方面，很多佛教徒，以及佛教徒中的喇嘛教^[5]徒們都相信神仙和鬼怪会干預我們的生活，相信宗教仪式可以使它們发生慈悲心。对于宗教观念來說，森林、山水的精灵会出现在人民的信仰之中，虽然这并不适合信教的和世俗的神学家們的心意，可是人民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7頁。

信仰要比官方宗教的經過精煉的抽象形式重要得多。^①

*

*

*

根据馬克思的基本的定义，正是信仰超自然的东西的万物有灵論，才使作为一种意識形态的宗教具有使它成为“人民的鴉片”的特征^[6]。社会现象的最好定义，恰好是对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說明。宗教究竟是怎样成为人民的鴉片的呢？对这个問題，我們借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著名的宗教問題研究者普劳斯彼拉·阿里塔里克的文章，詳尽无遺地回答如下：

“尽管关于創造了世界并控制着世界的上帝的观念，关于为服务上帝而創造出来的、唯灵論和不死的原理的灵魂的观念，以及关于为了維持灵魂与上帝之間的經常联系而預先建立的宗教仪式的观念，会受到不信神的人的嘲笑和在实践中的漠視，然而却都不是空洞的臆測。

如果上帝真的控制着世界，那末人間所存在的秩序，就是他规定的。因此，必需尊敬、服从这个秩序。废除这个秩序，試圖用其他的秩序来代替它，或者甚至只是改善它，这都是傲慢无礼和严重的罪过，极大的錯誤和罪孽。

如果人的灵魂真的是不灭的，那末人世間的生活就不值得关怀了。它只不过是无限時間的一瞬。人生之有意义，只是为了要在来世获得有价值的、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些苦难的代价可以換取来世的永恒幸福，那末今生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

① 在这里，我們暂时把前万物有灵論者和原始一神說者的极重要极普遍的反对意見擱在一边，这些反对意見我們将在研究原始社会的宗教的产生时加以审查。

如果僧侶或傳教士們真的知道通向永恒幸福的道路，如果神委託僧侶們來代表他，並指引我們去信奉他，我們就只得聽從他們並信賴他們對我們的指導。明哲的人決不企圖用自己的智慧來獲得真理，而是完全服從信仰的要求。

因此，大批信徒們都沉醉於蠱惑人心的神秘幻夢中，夢想來世幸福。他們為死後的海市蜃樓所誘惑，不復再了解環繞在他們周圍而可以感覺到的現實世界的實在性。他們甚至對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幸也毫無怨言，他們並不羨慕那些在他們看來是享有幸福的上帝的少數選民，因為他們認為那些上帝選民所享有的幸福就是虔誠信仰的勞動成果。他們認為不公正是上帝安排的，因此，他們根本沒想到去怨恨它。

在這種情況下，掌權的人們只有慶祝自己所具有的這種智慧了。為了把它維持得更加長久起見，他們使這種智慧變得非常敏銳。他們用宗教這種鴉片來麻醉人民，防止不公正的犧牲者——人民去思考不公正的原因，阻礙人民去爭取自己的權力。甚至那些業已失去對陳舊的信條的敬意的人，從自私自利的動機出發，熱衷於努力保持那些陳舊的信條，為此，只要能夠向他們所剝削的群眾灌輸宗教信條，有時甚至付出很大的犧牲。

教會是善於向人獻媚的。‘它很了解自己和特權階級聯繫的關鍵，所以教會在任何地方都以特權的保卫者的姿態出現，當它感到群眾中暴動和起義的意圖高漲時，它就號召群眾背棄受苦受難的人’^①。

列寧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的解釋，是他對經典原

① 普勞斯彼拉·阿里塔里克對《蘇維埃新聞》雜誌上的問題的答復。

理的解释的絕妙例証，列宁說：

“維護宗教的人都說宗教可以安慰人，費爾巴哈很公正地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性，他說：誰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們起来反对奴隶制，誰就是奴隶主的帮凶。

所有一切压迫階級，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劊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劊子手鎮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力。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話說起来就特別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們忍受这种統治，使他們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們的革命情緒，破坏他們的革命决心”^①。

最后，我們必須記住，當我們把宗教当作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意識形态、当作依賴这些条件而发生变化的一种现象来考察时，我們就能断定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当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認識并控制了联系着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它就会像一场恶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認識和这样的实践将会消灭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

“但要做到这样，社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会是必要的。这种基础或条件自身，又是由一部长久而痛苦的发展史自然发生出来的产物”^②。

无神論在苏联的大规模发展，切实地証明了上述原理的正确性。因此，不可能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无神論者所想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7—208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頁。

像的那樣，用簡單的启发宣傳和教育群眾的辦法來消滅宗教；坦白地說，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實際地解決這一問題。僅僅只是抽象的議論既不能超越宗教世界，又不能消滅企圖獨立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幻想。只解釋世界是不夠的，必須變革世界。

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的錯誤

每當我們把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來談論時，必須把彼此密切結合的宗教的形式和內容分開。

無論是对形式还是對內容的忽視，都會導致對宗教本質的錯誤認識，對宗教生活的某些現象（例如，比較宗教史所揭露的一些事實）的錯誤解釋，而且甚至會導致信仰主義。整個說來，正是這些特點表明了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在宗教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

例如普列漢諾夫往往傾向於只注意宗教的形式，他給宗教形式所下的定義是“觀念、情緒和行動的或多或少的嚴整體系。觀念構成宗教的神話要素；情緒屬於宗教感情範圍，而行動屬於宗教禮拜範圍，或者換句話說，屬於宗教崇拜範圍”^①。

像這樣的定義首先表明它與陳舊的資產階級心理學的聯繫，這種心理學把“精神”活動分為感情（感受力、感受性）、思維（理性、理智）和行動（意志）。這樣的定義把宗教感情當作一種特殊的、特有的感情而承認它的存在。其實這樣的感情是不存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第 17 卷，俄文版第 197 頁。